

# 江南那一“面”

王晓晖

传说中，最早做索面的面师傅，妻子是善织布的纺织娘，索面的制作方法就是受了织布机的启发。晾晒在面架上的索面，像极了织布机上一帘素色的经线，飘逸灵动。

在稻米文化盛行的江浙一带，面食不上当地的传统食物，但索面却无不彰显江南纤柔、秀丽、温婉的特质。品尝过索面，又观赏过做面的过程，了解了它如何从纷纷的面粉变成碗间那一丝丝润滑，你就会感慨那把面做到极致的技艺，那些曾经入过口的刀削面、乌冬面等外乡“舶来品”，相比之下实在是太过“粗犷”了。

索面的精致源于精心的纯手工制作。按理说，工业化进程日盛，机器可以较严格地控制干湿、长短、阔窄等各种参数，可以较简便地代替人工，应该予以推广，但菜市场里面，同样是索面，机器做的与手工做的就有二三元的差价，即便如此，量还不及手工的畅销，手工制作体现出了它的优势。一根面，似乎只有经过手的揉捏搓拉，吸收了制作者的时间和心意，才变得筋道和细腻。

一日经过骆驼沙河的乡间，见到路边晾晒的一架架素净的索面，忙停车循着一路排开的面架找到了做面的作坊。作坊的主人王永祥师傅用心做面五十余载，可以说，把一生的精力都耗在了那一束索面上。

“索面制作对气候的要求高，空气湿度大的日子，面条不易拉长，即使是拉好的面也容易粘连在一起。”

“对面粉的要求高，面的精度太高，反而拉不长；面的精度不够，不拉自己也会垂长，到一定长度又因为缺乏弹性而断，万事有个‘度’，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”

“我十几岁开始学做面，当时的生产队有一个面作坊，一位老师傅带着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干。在面作坊里做，可以不用下地干农活，同样记工分还有两三毛钱的补贴，虽然干活的时间长点，但毕竟是一门手艺。”

“那时连慈城那边的人都到这里来换面。当时田里种小麦的多，他们就用收割上来的小麦来换，当然也有用粮票来换的。”

“就这样，在生产队做了十多年面。后来分田到户，田里的活不能落下啊，但农闲的时候还是做面，一直没有停歇过……”

揉粉、搓条、拉面、收面，几十年的操练，王师傅制面的动作在外人看来圆融、舒缓，已挑不出半点生硬感，于王师傅而言却是复制了千百次后的因循，毫无新鲜感可言了。我夸赞着王师傅手中那纤细如丝的面，试图激发他对索面美感的再次关注，但王师傅并不停下手里的活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做面辛苦啊！”

“夏天怕面发酸变质，焐面、醒面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只能每天半夜起来索面条，瞌睡懵懂，常常被门外路口去赶早市的人惊醒！”

“做了第一道工序，就逼着你在规定的时段里做完后面的动作，不然那些面团就得报废倒掉了。”

“天气晴好的日子都不舍得休息，只有落雨天，是老天爷让你歇工，不让做了！”

索面属于面食中的“小众”产品，在宁波这边，索面又称长面或长寿面，乡间女人坐月子，或者过

年过节做羹饭、请菩萨会用到索面，平日常很少有人去买这种调味之前要“拔”掉一度咸水的面条。索面作坊的生意也像面一样细细长长，受气候、场地的限制，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就算是接到几个大的订单，也无法实现一夜暴富。没有大起大落，或许，坚持下来，在维持原状中得以延续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
工序繁复，累！做索面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那些原先的制面艺人，到了一定年龄，起早落夜身体吃不消，又没有后人承继这门手艺，逐渐从减产到停产，就这样自然消亡。据说，镇海这边的“庄市长面”现在都只是一个商标品牌，在庄市，真正做长面的人已经没有了，只周边的贵驷、骆驼一带还有屈指可数的几家，在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制面技艺。

王师傅还算幸运，几年前，儿子小王辞去外面的工作，承继了这份产业，正式成为面的传人。小王住在镇海城关，每天按时到沙河这边来“上班”，不仅要做面，还负责到各个菜市场的客户那里送货，曾经把他养育长大的手艺传承到他手里，除了谋生，如今也成为他养育下一代的资本。

王师傅的爱人在漕浦街上的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，出售自家生产的索面，也销售糕团、粉丝之类的面食类土产，算是产销结合。菜市场里面卖出的面比批发出去的面多了一些赚头，虽辛苦一些，但是能多一些回报。

# 我是小小农场主

张仿治

摘下两条黄瓜后，数一数仍然挂在藤上、明天就可以采摘的，还有四条。

算来正好一个月半，眼看着它从羸弱的小苗，渐渐长大，不久抽出柔柔的藤蔓，又伸出卷曲的触须；眼看着藤蔓依靠触须的抓攀，爬行在藤架上，节节向上；又眼看着它在藤叶间结出两三厘米长、顶着小黄花的乳瓜，那摇摇晃晃挂在藤上的乳瓜天天长大，直到今天摘下足有三十厘米长、浑身长满刺的大青瓜。朋友说我享受到了农家乐，我笑笑，心里认同了。

谁都知道如今的城市是寸土寸金，所以当新买的居室前有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园子时，如何安排这园内的每一寸土地就成为一件颇费思量的大事。买房前我曾考察过周围人家的园子，看到有的用太湖石和山水盆景将奇峰异峦、高峰飞瀑、山洞深壑浓缩到庭院里，有的把奇树修竹名花异草齐聚园中，将这小小一块地打扮得如同仙家园林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可是也看到不少人家，在这宝贵的小园地里，只种些青菜萝卜、茄子毛豆，一如乡村田家，平淡无华。我不得暗暗叹息：这后者一定是农民出身，只爱蔬菜之值而不懂园林之美，可惜了这方宝地啊！

可是当房子装修完毕，着手规划小园子建设时，我改变了主意：设计师的大手笔已让我囊中羞涩，朋友的忠告更令我如梦初醒——就居提醒我，应该打药了！我固执地摇摇头。这下虫子们更加欢欣鼓舞了。那天一早，我蹲在地边细察，很快就看出了名堂——虫害这天菜，有两种虫子，一种是小蜗牛，一种是带着保护色的小青虫。它们把菜叶咬成网状，还在绿叶上留下黑黑的粪便。我义愤填膺，把小害虫一条条一个抓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天菜快速长出新叶，又恢复了原先的苍翠。

深秋季节，那几株天菜向我哭诉：虫子把我害苦了！我仔细一看，可不，差不多每片天菜叶上有大大小小的洞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邻居提醒我，应该打药了！我固执地摇摇头。这下虫子们更加欢欣鼓舞了。那天一早，我蹲在地边细察，很快就看出了名堂——虫害这天菜，有两种虫子，一种是小蜗牛，一种是带着保护色的小青虫。它们把菜叶咬成网状，还在绿叶上留下黑黑的粪便。我义愤填膺，把小害虫一条条一个抓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天菜快速长出新叶，又恢复了原先的苍翠。

细加观察，生活中像我这样喜欢“务农”的园丁为数不少。一天我在同学群里说到有种植黄瓜和玉米的打算，第二天一位老同学就从十里外送来了秧苗，并且详细向我介绍了玉米的播种技术。好几次我还把这小小的园子当成了实验基地。那年在上海崇明岛吃到一种用来做菜的“金瓜”，那金色的瓜肉是一丝丝的，很觉新奇，便引入种子，在园子里种了下来。后来吃到自己种的凉拌瓜丝，就像又来到了那长江口的秀丽大岛。去年听朋友说他种了生姜，今年便也兴致勃勃地试种了。如今看着它有节的枝和似剑的叶自成一统，与邻舍家园子的景观都不一样，便因不与人雷同而自得。

将“花园”当作“菜园”来侍弄，原是权宜之计，想不到几年下来，对“农夫”的身份已经十分适应，竟再没动过改造成“花园”的念头，因为再也没觉得花园和菜园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了。

# 嫩花生

虞燕

一件无比快乐的事儿。奋力挖出一株，下面挂满了浑身是泥的花生果，大大小小，带着湿润的泥腥味。摘下一堆后，在河埠头反复清洗，鲜花生露出了真实容颜，外壳白暂水灵，毫无老花生的沧桑感，花生粒粉嫩嫩，有的还未长开，怯怯地躲于壳中一角。嚼上一颗，清香、甘甜，只是，母亲不让吃的花生，说会成犟子。

挖出的嫩花生最好不要过夜，洗净后倒入大盆，用清水浸泡一会，以去除土腥味和再次清洗，而后，加水用大火煮，加适量盐即可。食水煮嫩花生的重点在于，剥开一点，先把汤汁吸了，接下来，随便发挥，准能嚼得满口生香。往往，一瓷盆花生，姐弟俩一忽儿就扫光了。母亲老说，嫩花生不划算，吃那么多还不够饱，外婆以为然，尝鲜嘛，让他们尝得高兴就好。

有几回，外婆挑着担，大清早就赶到了我家，扁担两头，一头香瓜，一头花生，花生均是整株的，带着泥和水汽。外婆定是五点多就摘瓜拔花生，再步行五公里的小道过来，她一放下扁担便直奔河边，摘花生，洗花生，母亲拦都拦不住，眼看着她斜襟短袖衫濡湿的面积又大了一圈。母亲劝过外婆，不用那么早又那么急地送过来，我们会过去吃的，但外婆依然如故，说花生可就躺不起，多一天就老了，味道就不对了，早上挑来，刚好可以煮了当早饭。

刚出锅的嫩花生直冒热气，外婆摇起蒲扇给花生降温，等我和弟弟吃得亦乐乎时，她又给我俩扇风。花生香随着气流恣肆起来，挤过来挤过去，充满了整个屋子。

# 草原上

陈顺意 摄



凌霄是一种喜气的花。明艳的橘红，红得耀眼、热烈、纯正。盛开的花朵犹如一个个小喇叭，紧闭的花苞则像一个个小棒槌。纤长的藤枝上，常常是几朵簇生在一起，远看如一口口倒挂的金钟，又如一串串繁密的风铃。羽状的翠叶对生着缀满藤枝，风一吹，摇曳生姿，犹如飞龙舞凤。

没看到凌霄前，因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把她视作借着高枝炫耀自己的轻浮之花。见到她后，才颠覆了这种认知。凌霄木质藤本，藤虽细，却并非柔若无骨。她随遇而安，却从未匍匐在尘埃里。无论是沧桑的古墙，富丽的亭台楼阁，还是颓圮的土屋，有了她，就有动人的风景。

在古诗词中，凌霄总是和青松相连。“珍重青松好依托”“依附青松度岁年”“凌霄百尺依松身”，凌霄依托着的常常是苍松翠柏，一旦缠绕，不离不弃，齐齐向上生长，和日光霞霞对话，和清风白云絮语。劲挺的松柏，因华美凌霄的映衬，沧桑中有了柔情。这凌霄和松柏有缘，亦和禅寺僧人有缘。宋苏轼的诗作《凌霄花为复上人做》

以前，我和身边许多人一样，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座叫格拉斯哥的城市。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，充满着浓郁的苏格兰风情，但对我来说，因为实在太远，我50岁前真的一点也不知道，更谈不上去关注它了。然而，今天的格拉斯哥却是我心目中最牵挂的一座城市，这一切，源于我的孩子现在在这座城市留学。

人确实很奇怪，原本毫无关系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与自己有关的一个人在那里，就会不自觉地关注起这个地方来，就像现在我是那么关注格拉斯哥一样，关注它的气候、关注它的社会治安、关注它的风土人情，即使我知道，我再多的关注，也不会改变这座城市原来的模样。但我明白，我关注它，其实是在关心我的孩子，因为我的孩子生活在这座城市。

其实，这样的关注由来已久。自从有了孩子，我的目光就从没有离开过孩子。寄养在乡下外婆家时，我每天都要去看孩子；上学的那天起，我又关注着孩子的任何

# 满地凌霄花不扫

赵淑萍

中写道“老僧不作依栖想，将谓青松自有花”，赵蕃帮《咏智门佛殿前凌霄花与斯远同作》则写道“有木方思种，从僧乞乞庙”。寺院之花，皆选清丽莹洁、素雅芳馨的，如玉兰、荷花、兰花、睡莲、梅花等。但是，这艳而不俗的凌霄，也受青睐。或许是她志存高远，心无旁骛，不与其他花争妍斗丽，这种境界颇得禅心。喜爱凌霄的大有人在。陆游多首诗写到凌霄，其中有《夏日杂题》：“眈眈五石累当道，娇娇青松龙上天。满地凌霄花不扫，我来六月听鸣蝉。”我想，他哪里是来听鸣蝉，其实就是来看凌霄，而凌霄花，开续续，落飘飘，即使委地，也毫无衰败之态。那满地红英，更是极美的风景，让人不忍去扫。李渔在《雨情偶寄》中更是赞美凌霄花：“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。望之如天际真人。卒急真

能招致，是可敬亦可恨也。”

我数次去青岛，心心念念的是崂山太清宫中的凌霄花。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，飞檐翘角和瓦当缀上红艳艳、金灿灿的凌霄花，顿时，古韵悠悠生机勃勃。三清殿有“侧柏凌霄”的独特景致。一株树龄百余年的凌霄，如青龙般紧紧盘绕在一棵树龄700多年的侧柏树上。柏叶、藤叶早已密密交融，浑然一体，一片浓绿中绽放着一簇簇烈焰似的花朵。古树新花，相映成趣。

而在离三清殿不远的三皇殿，还有“汉柏凌霄”。那棵汉柏是青岛最古老的树，据说曾遭受火灾，三年后枝叶重生，而后树干里又长出了一株凌霄花和一棵“五倍子”树。三者相互依偎，历经四季轮回和人世变迁。我仰视着那绿云似的树荫里的灼灼繁花，满怀着对美的敬畏和膜拜。灿烂的凌霄花真的如“天际真

# 爱的关注

颜文祥

一点变化，因为关注孩子，也很自然地会关注与他息息相关的一切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关注他所在的学校，我每天会浏览学校的网站，看看学校今天有什么新闻。从孩子上小学到读大学，我养成了每天浏览孩子学校网站和公众号的习惯，这个学校发生的一切，我总觉得与我的孩子有关，我为学校取得的每一项荣誉感到自豪，好像这些荣誉都给了我孩子一份荣光。现在，我还特别关注孩子的微信朋友圈，临睡前，总要打开看一看，看看孩子今天在朋友圈里发了什么，有时还不忘点个赞，甚至写上一句点评，由此也隐约地告诉孩子，我就在他的身边。

除了关注孩子，我还特别关注老家。老家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的变化，都会牵动我的神经。这一

切缘于那里还生活着我的父母亲。父母上了年纪，都有了一头白发，好在二老康健，生活尚能自理，这让我省心不少。但就像我关注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们也时刻关注着我，为了让他们放心，我每个双休日都要去探望他们，一起吃餐饭，吃着父亲自种的菜，感受着“妈妈的味道”，一盅小酒日月长，几句家常话过往，其乐融融，日子显得如此静好。

与此同时，我还比较关注亲朋好友出生或生活过的城市。比如我特别关注杭州，这不仅是因为我大学四年在这座城市度过，更因为我不少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了杭州工作，我总觉得杭州的一切变化都与我的同学有关，甚至会给我同学的生活或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。其

人”，高洁、美丽而且祥瑞。

本市月湖盛园有一处茶室，二楼一个窄窄的露台上有一片凌霄。每年花开的时候，常和友人相约前去，是去喝茶，更是去看花。打开古朴的木格窗，一片绚烂的凌霄花扑面而来，如故友相迎，倍感亲切。有时，江南梅季的雨，连绵地下着。凉雨中的凌霄花，仍然娇娇地开着，殷红一片。雨止，带着水珠的花朵，另有一番韵致。在寂静的城市的一隅，她们宠辱不惊地开着，以一种昂然的姿态和活泼泼的明艳。看到她们，生活中的阴郁和落寞一扫而空。对待人生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报以绵密深沉的爱恋。听雨，品茗，看花，和老友絮语，这一刻，心灵归于宁静。

明代诗人偶桓的《为沈趣庵题画》中写道：溪山深处野人居，小小帘栊草阁虚。洒面松风吹梦醒，凌霄花落半床书。在深山中伴书而眠，松风拂面，梦醒，发觉凌霄落满床边的书。这是何等闲适、浪漫。于是，傻傻地想，如果有一天，在山中，也邂逅一株盘绕着青松的凌霄，风起，只要有一两朵花瓣落到头上，也不枉对凌霄的拳拳爱意。

实，大学同学也在关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，2013年10月，我所在的城市因为台风，遭遇了百年一遇的“大水围城”，我许多大学同学就打电话或发微信，询问我是否安全。也许这就是友情的力量，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，朋友就会自然地想起你的安危。

当然，我还有一种可以说是无厘头的关注。大凡我到过某个城市，不管是旅游或公干，只要这座城市留下过我的足迹，我就会很自然地发微信，询问我是否安全。也许这就是友情的力量，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，朋友就会自然地想起你的安危。

关注一个地方，其实是关注那个地方有你牵挂的人，或者那个地方曾留下过你的足迹，就像关注自己微信中的朋友圈一样，因为这个圈里的人都是你的朋友，朋友的喜怒哀乐与你同振共情着，朋友的事就像你自己的事一样，你关注他们，其实就是心中珍爱着这份友情与缘分，这就是爱吧，那么真切！